

苏木小学

青松挺立处
书声满山野

记苏木小学校长赵雄

记者 莫娟 聂孝美 实习记者 兰波 文/图

1996年的秋天,19岁的赵雄走进镇雄县黑树镇时,泥泞的山路吞没了他的胶鞋。他背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,打着手电筒向农户打听苏木小学的方向。一位老人指着半山腰的瓦房说:“那就是学校。”他抬头望去,屋顶漏着光,窗户缺了角,透着荒凉与破败。

赵雄推开教室门,土墙的裂缝里正透着刺骨的风,讲台上落满灰尘,课桌高低不一,有的甚至还要用砖头垫脚。虽然条件艰苦得超乎想象,但赵雄当老师的梦想终于实现,他眼里的光比烛火更亮。



赵雄上课场景。

一株苗与一座山

开学第一天,学生们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,对着他这个新来的老师行礼。那一声声“老师好”在山间回荡,像种子落土从此便扎下了根。这个中师毕业生不会想到,自己一守就是29年。当年同批分配的教师以及身边的同事陆续调离或转行,唯有他始终坚守。

风霜染白了他的双鬓,却未冷却他眼中的热忱。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山里娃,有的成了教师,有的投身基层建设。被问到为何留下时,他指着窗外的那棵青松说:“那是当年我刚来时种下的,看着它活下来,我就舍不得走了。”

教育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,而是像这棵青松的年轮一样,一圈一圈静默生长。树影斑驳间,赵雄依旧每日拂晓起身,巡过空旷的操场,推开每一扇未关严的窗。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喜好,也记得谁最爱在作文里写“想看看山外的世界”。当年随手种在校园内的那棵青松,不承想长成了参天大树——就像这所深山小学的命运。

清晨的雾还未散尽,他已站在校门口,目送孩子们一个个走进教室。

把读书有用“种”进老乡心里

最难的从来不是艰苦的条件,而是破除乡亲们“读书无用”的观念。20世纪90年代,黑树镇硫磺矿业盛行,挖硫磺矿收入比当时教师的工资还要高5倍,矿工们成群结队地奔赴矿洞。那个年代,读书不如挖矿挣钱的理念在村里蔓延,不少家长让孩子辍学挖矿。

硫磺矿洞的炮声总在山谷间一阵

阵响起。1999年深冬,赵雄蹲在辍学生小浩家门口,看着孩子父亲用皸裂的手指着矿山说:“赵老师,你一个月的工资才293元,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你的5倍。”“李大哥,让孩子读完小学吧,毕竟孩子还小。”赵雄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劝学生家长把孩子送回学校。他带着成绩单挨家劝说:“挖矿挣的是快钱,读书才是‘稳当饭’。”赵雄和老师们挨家蹲守,直到家长答应让孩子返校才肯离开。那个冬天,赵雄带着老师们打着手电筒蹲守村口,把一个个准备辍学挖矿的孩子“逮”回课堂。



赵雄上课场景。

在“重男轻女”思想根深蒂固的村寨,女孩常被视为“别人家的人”,读书更是“浪费光阴”。赵雄便带着女教师们走寨串户,在篝火旁讲穆桂英挂帅、花木兰从军的故事,将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陈旧观念一点点烧成灰烬。女孩们背起书包的身影,成了山间最灵动的风景。

如今,当年被劝返的孩子大多已成家立业,有的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每逢年节,他们总会带着孩子回校看望赵雄。那棵青松下,常有返乡青年驻足凝望,仿佛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。教育的火种,就这样在一代代人与人之间悄然传递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

“要是没有赵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20多年过去了,说起赵雄对自己的资助,王定光心中依然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感激。父母早逝,那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赵雄不仅垫付了他的学费,还常常给他端来热腾腾的饭菜,像父亲一样叮嘱他好好读书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王定光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,手脚冻得通红。赵雄看见了,第二天就抱着棉袄送到他面前,轻轻披在他瘦弱的肩上,温柔地对他说道:“别冻着,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老师说。”那件棉袄仿佛一股暖流,瞬间驱散了寒冷。赵雄还会悄悄往他手里塞5毛钱。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,支撑着王定光度过了最艰难的童年。如今,王定光有了自己的小家,也常常把赵校长和老师们的恩情讲给孩子听,教他要

懂得感恩,好好读书。王定光说:“把这份爱 and 希望传递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。”

校长牌“万能工”

“赵校长,电路又短路了!”午休时分,青年教师小吴急匆匆跑来。赵雄拎着工具箱就赶了过去,动作利落干脆。检查完电路,他又发现电磁阀结了水垢,便顺手一并处理妥当。这样的场景,每周都要上演几次。

赵雄笑着说:“在我们这儿,什么都会。去年冬天水管冻裂,就是我连夜修好的。”

说不清赵雄是校长、老师,还是水电工、管道工、保洁员……他全身心守护着这所学校,修电路、通水管、清厕所、修灯换锁,样样都会。他拧紧漏水的水管,顺手扶正教室门上松动的挂钩,动作熟练得如同翻一页教材。课间操铃响起,他站在队列最后,和孩子们一起伸展双臂,像一棵大树与一排排新苗共舞。

翻开学校账本,能看到几个特殊的条目,记录着赵雄垫付的办公经费。小到打印机碳粉,大到校舍维修费用,都是他从工资里“抠”出来的钱。“垫钱不合适,可孩子们等不起。”按照正常程序走审批流程,事情早就延误了。“孩子饿着,哪等得了?”赵雄二话不说就垫上了。这些年,他经手的账目从没出过错,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。

“钱是小事,事拖久了人心就凉了。”他笑着展示转账记录。

流水的老师 铁打的校长

教师周转房里永远备着新被褥,这是为初来乍到的年轻教师准备的。棉絮还带着阳光的气味,像一双双看不见的手,轻轻抚平他们初来时的忐忑。

年轻教师胡薇记得报到第一天,校长帮她搬行李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稳稳托着行李箱,脚步轻快地把箱子搁在寝室床上。赵雄笑着说:“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”还特意嘱咐胡薇:“你刚刚来,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。你嫂子已经准备好了晚饭,这段时间就在我家吃,别客气!”

那一刻,胡薇眼眶一热,忽然觉得这遥远的山乡竟有了些许亲切。那顿饭的香气仿佛还在鼻尖萦绕。胡薇说:“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,赵校长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,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”后来她才知道,校长家的餐桌上常年为学校的教师留着一副碗筷。那副碗筷从未冷清过,寒来暑往,不知温暖了多少异地教师的胃与心。

赵雄说:“老师安了心,孩子才能定下神。”

如今,胡薇已成了骨干教师。她也学着赵校长的样子,课余时间为学生补习,周末翻山去家访。看着孩子们清澈的眼睛,她终于懂得,教育是一场温暖的接力。而那副始终温热的碗筷,早已成为她心中不灭的灯火。

新教师们常在深夜敲响校长的家门,只为探讨一堂课的导入如何更生动,或是分享学生一句童言稚语带来的惊喜。这所深山里的学校,不仅教书育人,还像一个家——包容着求知的孩

子,也温暖着漂泊的师者。

然而,山村教师的流动性大始终是个难题。流动的教师与坚守的校长,成了苏木小学最独特的风景。年轻教师来了又走,像山间的云聚了又散。可赵雄从不抱怨,他说:“苏木小学培养的每一个老师无论待多久,都是真心照亮过孩子的。苏木小学能成为优秀教师的起点,已是莫大的光荣。他们站得越高、走得越远,我越高兴。”赵雄默默为每一位离开的教师整理行囊,也真诚为每一个到来的青年点亮灯火。

教师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挑战,课程衔接时常出现断层,学生的学习状态也容易波动。每年开学季,赵雄便化身“全能替补”,无论哪里缺人手,他都挺身而出。语文、数学、体育乃至音乐课,他都毫不犹豫地接手。学校的一切事务,他默默扛在肩上,从晨曦初露到夜色阑珊,从绘制黑板报到修理水管,再到修复最后一盏熄灭的路灯。

他时常笑着说:“校长就得像一块砖,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。”这份豁达背后,隐藏着沉重的代价:赵雄以校为家,将全部身心投入学校,妻子抱怨他把家过成了客栈,长期的异地分居和工作繁忙,最终令他的婚姻走向破裂。

如今,赵雄的身影在校园里依旧忙碌而坚定。他仍习惯清晨第一个推开校门,傍晚最后一个熄灭办公室的灯。29年间,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教师,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。

年轮仍在生长

29年后的一个清晨,48岁的赵雄依旧循着当年的巡校路线,走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晨雾中的校园里,青石板台阶被磨得发亮,阳光篮球场、崭新的教学楼在晨光中静静伫立,爱心厨房里飘出浓郁的饭菜香,孩子们的笑声在操场回荡。赵雄驻足环顾,教室已不再是漏风的土屋,琅琅书声却依旧如当年一般清澈。他抚摸着墙上斑驳的校训“知书明礼 自爱自强”,指尖划过岁月留下的痕迹,仿佛触到了时光的温度——变的是校舍,不变的是山里人对知识的渴望。

赵雄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回响,像当年那个打着手电筒摸索前行的年轻人的脚步声。

冬越寒,色越青。暮色中,赵校长带我们去寻那棵青松。29年前栽下的树苗,如今已高过3层教学楼。他摩挲着树皮上的裂痕,说道:“这些孩子就像松子,给点土就能活。”

所谓坚守,不过是把“人”字写进年轮的纹理,让每一圈生长都成为托举新芽的台阶。山风掠过,青松沙沙作响,恍惚间,又是1996年那个青年教师领着学生朗读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……”

在乌蒙大地的大山深处,数以万计的“赵雄”扎根乡村。他们像生长在滇东北的青松,把根须深深扎进岩缝,只为托起每一粒渴望阳光的种子。松涛阵阵,教育的真谛在于像青松一样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,用年轮记录坚守,以绿荫庇护未来。

用一支粉笔“种”出满天星光

——记苏木小学教师张廷红

记者 聂孝美 莫娟 文/图

“张老师,祝您国庆、中秋节快乐,身体健康!”发信人是张廷红的学生徐航星,今年他以数学满分、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镇雄县城南中学。

“孩子考进城南中学,我比他的父母还高兴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张廷红眼角泛着泪光,那份喜悦深沉而真挚。屏幕的微光照亮他眼角的皱纹,这或许就是一名教师最幸福的时刻。一条简短的节日短信,不仅承载着学生徐航星最深情的感恩,也悄然唤醒了张廷红心底深藏的回忆。

从外出创业到扎根三尺讲台

2002年,张廷红大学毕业后曾外出创业。在外漂泊数年,他发现心中始终割舍不下对三尺讲台的向往,心底的教师梦从未熄灭。2008年,他毅然报名参加教师招聘考试,最终站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,这一站就是16年。尽管最初更希望能教初中,但当面对一双双稚嫩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,那份短暂的落差感瞬间消散。

“当时确实有点小遗憾。”回忆起最初被分配到苏木小学任教的情景,张廷红笑道,“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学段的划分,而在于能否真正点燃孩子们求知如火苗。小学有小学的教学法,只要能教好孩子就有意义。”他俯下身来,用耐心与爱意浇灌每一株“幼苗”,用生动的比喻和贴近生活的情境,引导孩子们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,课堂上妙语连珠。

张廷红在教学中不断探索适合乡村孩子的教学模式,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,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教学方案。从数学到科学,每一堂课他都精心打磨。他鼓励学生动手实践,将数学与生活结合,比如用测量土地的方式讲授面积计算,让知识变得可感可知。课后,他经常上门家访,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,尽可能给予帮助。

张廷红说:“乡村教育需要坚守更需要点燃希望的火把。”

把“学校事”当成“家里事”

清晨6时20分,张廷红忙碌的一天开启:帮自家孩子洗漱,为家人准备早餐,随后匆匆赶往学校。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检查营养餐的备餐情况。他仔细核对每一份食材的保质期,监督厨房的卫生状况,确保孩子们吃得安全、吃得营养。

营养餐对学生们来说是件大事。张廷红严肃地说道:“这个容不得半点马虎,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身体发育需求,每一份餐食都得科学搭配。”让孩子们吃饱,吃得健康,是他每天最牵挂的事。课间,他穿梭在教室与办公室之间,或批改作业,或与学生谈心。在他眼里,学校的一件事一物皆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现在,张廷红除了担任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外,还兼任安全副校长、教务主任、学籍管理员、营养餐管理员……他笑



张廷红带领学生跑步。

着说:“学校的事就是自家的事,哪能分得那么清?乡村教育资源有限,那就自己多教一点、多做一点!”因为在他眼里多教一点、多做一点,孩子们的眼界就能更开阔一点。

张廷红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,他的生活被“学校”与“家庭”填满,两点一线的日子虽忙碌却踏实。

用“真心”换“真心”

一年级的孩子天性活泼,单纯的严

厉未必见效。面对学习基础参差不齐、留守儿童比例高的现状,张廷红坚持因材施教:备课以中等水平为基准,布置作业时则根据学生基础分层设计,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跟上进度。为了拉近和学生的距离,他有自己的“小技巧”,常常在课余时间陪孩子们打篮球,用陪伴赢得信任。

每个孩子都有一把心灵的钥匙,找到它就能打开向上成长的大门。张廷红坚信,教育是慢的艺术,从不急于求成。课堂上,张廷红严肃认真;课后,他是孩

子们的“暖心人”。学生在学校磕碰,他第一时间赶到;遇到厌学、逃学的孩子,他先共情倾听,再耐心引导,让孩子们感受到学校是一个温暖的家。

以“微光”聚“星光”

16年里,苏木小学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,从前的黑板、普通电子板换成了明亮的希沃白板,教学设备的更新让课堂更加生动。但张廷红知道,能真正改变孩子命运的,不是硬件而是人心。一批批学生走出乡村,走向更大的舞台,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发光。那些怯生生的孩子,有的成了教师,有的成了医生,还有的投身家乡建设……

看着孩子们走出乡村,实现自我价值,这就是张廷红作为乡村教师最大的幸福。

如今,张廷红依然坚守在乡村校园,始终用最朴素的语言,最深情的方式讲课,把知识与爱播撒在孩子们心中。他说:“只要乡村孩子需要,我就会一直站在这里,用坚守托举梦想,用微光点亮星光。”

山风拂过脸庞,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。孩子们背着书包陆续走出校门,张廷红站在校门口,目送着一个个背影远去。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,仿佛在告诉他:眼前这条路通向更广阔的地方。而他,则在这片土地上将一生最深的牵挂化作默默守望。